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鉉

謄録監生臣陸麟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三

宋 陳淳 撰

書

與黄寺丞直卿

某僻處南陬與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孤陋寡聞惟謹守師訓而已鄉閭諸老在師門者皆已零落在後進輩又絶無此志可誘掖以嗣音惟鄰郡泉莆間却稍有信

向相從講貫者庶幾或有一二可望去歲以特試來中都四方才俊所萃有平昔同門未相識者多得會面然亦所造不齊難得見明而守剛者既而趨計院季仁拉宿書院近三月日頗得與諸友會聚及道嚴陵又為鄭寺丞留郡庠與諸生切磨兩月而歸大抵世上一派禪學年來頗旺於江浙間士大夫之有志者多墮其中而嚴尤甚及聽其講說旬月後士方多有警發知聖門實學之所以然而覺邪正二路之由分亦有一二後進未

雜可教玆因條注再至中都復與李仁居虞新接見一二人亦頗有志畢竟先爲禪門熏染未必果能渙然一於攺聽易慮則此道在天地間誠可謂凜凜孤立而邪説詖行之惑人心乃如彼其昌熾識者深爲之隱憂何時得天開日明然則挽回狂瀾而注之東者獨推吾兄是賴聞在安慶頗得行志繼聞與時扞格而歸世道如斯仁人君子自是難於苟合故退處里閭爲一世之宗盟隨其才質而成就之使師道友道由吾兄而大振焉

亦不為無補也

與朱寺正敬之一

前丁夘冬赴省道仙里特拜謁文公先生祠下感舊悽懐不能以已試罷回来擬造塘石拜先生之墓瞻山水之秀不謂中途接先生訃狼狽奔歸竟不克以如願每思前年更化之初時事一一反正而先生恩命特不舉行者不審何謂聞兩年来甚崇尚道學上庠課試悉以命題不審主盟者何人向来出先生之門立脚得住不為

時論所變而顯達于時者自廖漕之外更有何人士子中有何人立朝行當要津者還有其人否如廖漕輩老學有守最罕其匹却置之閒散而萃列清華者不聞其人恐其崇尚者亦不免但為虛名之舉而實何足以為吾道重也要之實欲崇尚除是表出周程三先生及吾文公先生者並錫之公爵而置之先聖廟顏孟配享之列而布其書於天下使學者尊信鑽仰睎慕服習以作成人才而變化風俗然後於道為庶幾而萬世公論少

有恠焉爾然此又非常之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非盛世聖朝君相大有卓絶異常之識不足以及此未可以常情淺淺論也不知將來到何時世方克舉此一段公案以幸天下抑又關天運存乎其間非人力所能與也

與朱寺正敬之二

某春間經仙里少欵誨論不勝欣慰别後途中節被脚子撓竟不克入三山與黄寺丞相聚二月末抵家幸爾

善逹皆庇之及繼得潮陽郭子從寄示先生行狀後段印本不書姓名想是直卿之筆鋪叙得大意境出甚穏帖然亦有小小造語立字未安處不知前段如何又不得本子如云正統有歸恐亦只宜作全體有在又如秋霜處恐尚欠温和一節又如有功天下後世處恐欠集諸儒大成底意又如天文地理樂律兵機等類皆吾道中之事自己本分着實工夫所以明明德體用之全止至善精微之極底意思所係不可得而精粗者今乃結上

文以道德光明俊偉如此却分析此節離爲二截似出道德之外不相管屬大抵先生之教所喫緊爲人至切至要處實是就下學上極著工夫凡上達底妙道精義須從人事千條萬緒中過来極是著實更無一點懸空底意極是縝密亦無一點疎濶底意恐不必如此分開了失其旨矣又如碑記等文多亦只是發明此理不可與騷賦等文別作一等看葢理明義精詣極造到自無所往而不通無所發而不當非可拘拘以常迹分別也

凡此等恐更當修刮純粹無病方為至善盡美不審台意以為何如

與李公晦一

某在都下為林自知及趙計院諸士友留講貫至七月末始出都門八月初經嚴陵又為使君鄭寺丞留學中講說不覺度兩月日自都下時頗聞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以楊慈湖袁祭酒為陸門上足顯立要津鼓簧其說而士夫頗為之風動及來嚴陵山峽間覺士風尤

陋全無向理義者纔有資質美志於理義便落在象山圈檻中緣土人前輩有趙復齋詹郎中者為此學已種下種子趙詹雖已為古人而中輩行有喻顧二人者又繼之護衛其教下而少年新進遂多為薰染其學大抵全用禪家意旨使人終日默坐以求本心更不讀書窮理而其所以為心者又却錯認人心指為道心之妙與孔孟殊宗與周程立敵平時亦頗苦行亦以道學之名自標榜鄉閭時官多推重之殊無一人看得破者自某

到學亦都来相訪議論不合遂各屏跡其少年後生有可教者未欲絶之屢邀来說話而陷溺固蔽之深更說不入竟亦希行疎立不復相親日間所與講貫者只是繫籍習舉業諸生志趣雖凡而意向未雜聖賢要義與之明白剖析句日後却多有感動警發嘉歎歆慕以為平生所未聞多有議論播在人間得以正人心闢邪說邦人至是始曉然識破邪正二路之由分知聖賢實學淵源之所自来而覺渠諸輩都是沙門黨類非吾徒者

其間亦接得三四後進專心一志有可造道成徳之望十月初九始離嚴陵到莆而仙遊陳憲又專書邀過書院留與令嗣伯澡相聚此後生甚不易得數年来極是辦得做鑚仰工夫甚懇切専篤已識路脈不差將来必大有可望者温陵諸友甚懸望其經過而未暇及者凖擬開春和暖始克辭歸稔聞真侯撫字之政甚切斯民得安田里頗有生生之樂自三十年来士夫不復有此念視民端如禽獸摧剥残賊不復顧恤今乃見此仁慈

惻隱之實薰然如春風和氣之發育萬物令个个有蘇醒意千里生靈何其幸邪

答李公晦二

承喻黄堂前日欲相延入學講西銘固已參商無及然亦良感其不外但此等文字亦須稍識路脈者方可與警發而起其向慕之心有如汙世流俗舉子素顛迷於利欲而厭薄理義者之前且得開示以邪正大分而明白其入德之門然後徐徐進以聖賢精密之功非可躐

等騶與之語此而強聒之恐未必有絲毫之實益也

答李公晦三

所示近思録并林子武之說良荷啟益按此跋意自平正於理無咈者向聞先生亦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四子之階梯今子武不以為然乃欲讀四書只叅攷此録使互得以發明似此言者彼只據先生已解之四書理義已明白者而云云爾若據古四書本文非先有得乎此録四先生之說則亦將從何而入而孔孟所不傳

之秘旨亦將從何而窺測其蘊乎況先生所解四書之說亦自四先生之書得之而此録則四先生之要言所萃令今學者先讀之使知道統之復續實有賴於四先生而起尊敬師慕之心然後循序漸進於孔孟之門自當不迷其所趨亦何疑乎

答李公晦四

外日承訪及臨漳諸壇壝事此間舊只有社稷壇一所而已自先生至始添創風雷雨師壇二所已將民間常

用尺子躬按遺址畫為圖三紙大抵社稷壇在郡治之坤位以春秋社日祭風師壇在郡治之艮位以立春後丑日祀雷雨師壇在郡治之辰位以立春後申日祀其執事者並以郡中十名内吏人充既又借得郡中印本淳熙編類祭祀儀式内有壇壝制度及禮器尺様與民間常用之尺合并檢先生所作鄂州社稷風雷雨師壇記參訂之丈尺又不相契未詳其如何若非匠者製造有出入之訛則恐先生别有所據而然耶此儀式之書

乃朝廷頒降年間所按以行事者泉之公庫必亦有之試取一閱之可見也

答李郎中貫之

歷陽兵來忽辱墜翰詞謙義重何以克當竊嘗深歎世之學者多有良資美質可與共學適道而又多壞以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不能立志以求自拔一則病於偏執已見不能虛心以求真是惟其有二病為之梗塞是雖有粹美近道之資亦不免墮于固陋而終不能以

有成須無二者之病然後致知力行之功可以交進于其後聖賢千言萬語皆可以無扞格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可以次第而得之如高賢之資質甚美自其立朝風節之勁又典刑端莊静重者言之其立根脚已甚健本領已甚正胚模已甚宏矣所欠者出持光彩工夫今其立志於聖賢門戶甚專篤且復謙謙求益虛懷下問絶無有我之意又無世學所謂二疾矣而又如常常佩誦居敬致知之方是又得其所以為用功之要其路

脈已不差矣但俛焉日有孜孜顧何精之不可詣而何德之不可進乎諸老先生平日教人最喫緊處尊德性道問學二件工夫固不偏廢而所大段著力處却多在道問學上其所以爲綱條節目見於大學或問所叙程子格物諸說處須實下手做便見得滋味斷不我欺至于融會貫通則卓爾躍如並在前矣江西一派却只是厭煩就簡偏在尊德性上去先生蓋深病之力爲之挽乃確然自立一家門户而不肯回今世後進中學質美者

亦多有流入此病可歎高明固無此等病亦不可不知其得失之所以然失者看之破而照之徹則得者守益牢而進益力矣前日見黄義剛録多有與某所録相同處彼又未及修整多過冗濫恐成重複可以將倉司本即義剛卷删其同者將所不同段子并削去其差冗處攢聚只作一卷如何廷試後某更就子善處旋借來看或有差舛别更得託胡仲立附便白鹿奉聞也

與陳寺丞師復一

某去載在都城為朝士輩相留講貫區區在都城之久頗覺兩浙間年来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為妙訣大抵全用禪家宗旨而外面却又假託聖人之言牽就釋意以文蓋之實與孔孟殊宗與周程立敵慈湖纔見伊川語便怒形於色朋徒至私相尊號其祖師以為真有得堯舜孔子千載不傳之正統每昌言之不少怍士夫晚學見不破多為風靡而

嚴陵有詹喻輩護法此法尤熾後生有志者多落在其中其或讀書却讀語孟精義而不肯讀文公集註讀中庸集解而不肯讀文公章句或問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近思録讀周子通書而不肯讀太極圖而通書只讀白本而不肯讀文公解本平時類亦以道學自標榜時官里俗多所推重前後無一人看得破自某到都来相訪議論絶不相入凡朝夕所與講磨只是在學習業諸生雖識趣凡陋而志向未雜聖門要義每極口為之明

白剖析句日後大小生徒多所感發歆慕以為平生所未聞邦人至是始釋然知邪正二路之由分而異端曲學贓證暴露使儒容异行盜名於一方者不復得以遁其情亦接得後進三四輩專心一志為可望有以慰鄭侯拳拳囑望之意亦自愜以不枉如南康乃濂溪晦翁二儒宗宦游之邦流風遺躅儼然如在而豪雋遊紫陽之門者亦多然其地鄰江西則象山之風聲氣習亦無不熏染於簪紳韋布之間為吾徒者時或有出入焉真

是真非無復能辨而天理人欲恐或混爲一區則發揚
先儒道德之化主盟斯文使邦人風動響應粹然一於
聖門實學之趨而絶無復有詖淫邪遁之流者非吾賢
使君其誰歸想下車先務深所加意而英才美質有依
賴焉不審白鹿洞中人物竟如何有真篤志不雜可取
者否又聞前政遺論以聚斂之故則閭閻不無赤立之
憂仁人君子至此必將爲之動心而哀痛焉于斯時也
極力撫摩朝夕匪不容緩況今之世横斂毒賦隱爲民

病如久年錮疾赤子不能言有司不敢言者在在有之惟仁者為能勇于為民除去而不容其或留州閭之間所同病者最是強梗姦慝之民專飾虗詞健訟以撓吾善良惟義者為能深察其情狀而痛為之懲艾或長年善閑之自訟齋使之無復逞其爪牙庶乎吾民有可安生樂業之望矣

答陳寺丞師復二

伏承誨示讀書精誠靜三者之說自非切已用功體察

何以及此但来說太約不見得主意之果為如何且書之所謂精者不知如何其精也精者乃純粹至極而無以加之謂如致知而至於知至則是致知之精格物而至于物格則是格物之精也在讀書言則只是研窮其理見理真是真非端端的的不可移易云爾如一句以為如此又以為如彼則是一句之不精矣如一章既達其辭而未達其蘊則是一章之不精矣程子謂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是全未有一字之得而草率不精之故

也有得一兩句喜者是已入得一線路子開明是一句之精也有知好之者是已覺其中有趣味之可嗜而于書之大義漸精也有直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是深有悟夫趣味之無窮而全書之已精也然精亦豈容易可至哉是用多少工夫積累而然如顔子之博文約禮必至于所立卓爾然後爲精如孔子志學必至于不惑知命然後爲精然此又以見道全體言之非精于一書之謂也今謂誠則精者不知如何其誠葢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有以天命本然言者若誠者天之道是也有以人事當然言者若誠之者人之道是也有以理言者若誠者物之終始是也有以心言者若不誠無物是也有以德言者若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是也有以用工言者若君子誠之為貴是也不知来意所主是以天言邪人言邪以理言邪心言邪以德言邪用工言邪由誠而精者于誠後又如何而精邪謂静則誠者不知如何其静静與動對静是無事時動是應事時如寂然不動者是心

之未發而其靜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是心之已發而其動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是未感物時心之所發渾然天理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是已感物時性之發而為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其靜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其動也靜者其體而動者其用也心不能偏於靜必有動時亦不能偏於動必有復靜時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而誠則徹表裏一終始而貫動靜者也今以靜言誠偏就靜一邊為主則其接物而動時非

所謂誠乎由靜而誠者於靜後又如何而誠乎恐不免墮于釋氏之失否然則由靜而誠由誠而精其中果有血脉相關處與否果通而無礙與否想親下工夫必深熟曲折若只是揀數箇好字立箇標榜不暇計其中意旨曲折淺深可否使之明明瑩瑩却成疎漏又大糊塗大欠缺無實下手用工夫處文公平日所深不喜諸生之有此類者正謂是也所謂寡欲為本之說信然明白無可疑者侍講訂相忘不覺縷縷未審雅意以為如何

答陳寺丞師復三

久不奉清表忽承惠翰披拖謙光何勝感悚兔齋之逝可傷終始親密師門傳本末之備者惟茲一人今其已矣誰復可依靠耶為之累日嘆息吾黨凋零斯道誠為孤立賢契有志之托如此只有賴其光大之功所論讀書持敬一時不可輟可謂得學之要領矣蓋須如此用功方有日新之望大抵持敬乃貫動靜徹顯微之功所以存主此心而森萬里之會耳讀書又無他道特不過

講明此理之端的是者真知其為是非者真知其為非如此而已是二端者固相須而相發然非切實著工夫齊頭並進亦不足以得其趣味也區區每病孤陋惟英明時有以發之幸甚勉齋論語增釋果蒙肯來發藥尤千萬之幸也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三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四

宋　陳淳　撰

書

答趙司直季仁一

某八月初三日抵此即見寺丞家出劉子相留在學講説而士人新第余尉者力賛之次日陳宰權教又以學中衆人之狀來請勢不能却遂為之留因慨念江西禪

學一派苗脈頗張旺于此山峽之間指人心為道心使人終日默坐以想像形氣之虛靈知覺者以為大本而不復致道問學一段工夫以求理氣之實於是舉其宏綱大旨作講義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功節目四曰讀書次序明為之剖析以為後學一定之準庶有以正人心而息邪說距詖行講義既成請使車初八下學不期寺丞又值私忌并祭社還延到十三開講置酒百位與諸官及諸生均洽葢重其事欲諸

生留意不期忽值補試不行令諸生四散又空兩旬閑

坐此月十一方再集講起大抵今世士習顛迷於舉業

一段骨董殊不知聖門有大壇場大境界而此間尤陋

無一人置得晦翁大學解間或一有焉亦只是久年未

定之本如喻顧二人資質粹美却落在江西窠臼中亦

極口為之剖析而其受病已深立意已堅無可轉回者

有一二後生可喜又却平日與相往来陶染薰習正兹

朝夕為之解釋未必其果能改聽易慮外此却有一二

後生志向未雜儘可與語頗樂聽受其他則在學習舉業諸生朝夕且拘令聽講多於背後更相告語以為說得明白皆平生耳所未聞更俟其積累通曉看如何

與趙司直季仁二

某在此不覺兩月日象山之學因以得知其情狀來歷前與寅仲書已詳之矣大抵全是禪學象先本自光老得之令楊門下多是引接僧道等人來往以為覺者甚多此間九峯僧覺惠者詹喻顧皆以其得道之故與之

爲朋詹悟道時嘗謂他證印法門傳度從来如此然則此一家學問分明是空門宗派曉然張無垢之徒何暇更説吾儒道統何暇更甚争衡堯舜孔孟之傳縱待説得精微玄妙不過只是彌近理而大亂真甚相似而絶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此平時數輩洋洋於閭里間以道理自髙後進無知多為熏染落在圈檻中闔郡又無一人看得破皆以為頂上一格人胡伯量到此講説亦看之不破自某到後對當人

分上既各逐一與之明白剖析有後生染其學而來見者又極與詳細分別路頭及開講後又時或與大小諸生說破其是非邪正根源來歷已自曉然分明無復遁情邦人始知其判然為二路之分後進中亦有省覺象山而願學周程者來扣擊者雖只數輩傳法妙門陷溺至深痛護祖印如護命不能割舍轉回然其心腸肝肺中正贓證病根已被拏攫出來暴白于衆有不可得而掩者是雖無風動響應之效而其所以正人心闢邪說

距詖行以遏方來已說之衝而開後來無窮之新進者其為補亦不淺矣

與趙司直季仁三

載伯話別次道及節夫已求書為四明之行此子可謂狂妄矣聞之深為嘆惜前日相聚許多時凡有議論渠多不入意只以守槎溪之言自為足了又殊無扣擊無因與劇談痛論今流而為此舉乃是于聖賢門戶中元來全未有少知味處故以為緩而不在急蓋無可扣擊

者因覺相聚閒泛泛地徒飲食忽聚忽散亦不濟事須是帶一兩件切要書去不必以道自遜須舉兩三段道義與衆講貫明白剖析如此則每聚每有益於後生有不能問及未知所向者皆可以有補渠館地在何處今一書早與救正見三十二卷不及封望為封達之載伯又說袁侍郎欲著書尊其師豈可強著書亦豈可強尊所學大抵全是禪家宗旨無一字與孔孟合假如推尊之極亦不過傳燈録上添一位爾若說去聖五百年得其傳

者推象山但越見其魍魎無忌憚之甚為後世一大笑也前日寅仲書中有謂口頭儘說得筆下儘寫得恐亦只是看他不破而云耳孟子知言地位自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能非可容易及也如看他不破初亦何害只恐被他引去則為害之大者然與之周旋浹洽亦安能保其決不為之引去耶此又在諸賢所當深自戒也

與趙司直季仁四

去冬棘寺之聚情理優渥豈勝銘佩春首判袂南歸而
台旌又榮赴桂陽藩屏之除相去日遠一自閏月得楊
卿書道及尊契陞辭之劄一絶和好一奬忠義誠為大
公至正之論竊深欽仰四月初忽傳邸報又聞遭論罷
桂陽之命為之怪訝不知已交篆得幾時或尚在道未
至邪司人物之柄者率然而予率然而奪何其兒戲若
此可見世道之哀仁人君子難於行志動輒與時相忤
惟在我者苟内省無疚雖百厄其何傷且冷處髙卧以

看兒戲却于餘暇溫習舊學以為異日大施設之地亦自有無窮之益為一樂也諒高趣遠識必不為之芥蔕也

與嚴守鄭寺丞一

某伏蒙喻及講說此乃與人為善之美意區區淺陋義亦不容固辭竊惟開發後進初不在于辭說之多假如將一件書全部講說聽者遂不復致思亦無進益反成長人怠惰之心不若只明指其切要路脈使有志者依

此尋求却有日新不已之功某今欲將學問大要處作講義四篇已立題目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工節目四曰讀書次序以應嘉命若果蒙開允則退去脩治其詞午間乞遣一筆吏為寫講義冊子就明日乞使車下學集諸生一講因得午後登舟趕及同行庶幾行途有所相依若蹉過此則後去獨歸途中勢孤極為不便伏丐台照

與鄭寺丞二

日外拜違過蒙傾贐至水次繾㣲誨翰拳拳惓惓不已之誠何感如之十一日經過壽昌航頭鄭生聞者已伺候于道左扣其所學來歷平日惟在婺女呂氏家塾從王深源為學却好觀周程朱呂之書不曾交惹象山但於書詞不識郡中諸人學問之是非而偶及之爾及得某書大有警省特為留一日半并兩夜與之欵洽曾用工夫頗有扣擊年方二十六趨向甚正且言諸人之病謂其平時以道自尊無一人看得破被長者說破情狀

不直一錢聲價頓減所以魂消魄沮不復來相親斯言亦不易見得到此也大抵此一種學問不止是竊禪家一二乃全用禪家意旨與孔孟殊宗但孔孟為歷代宗崇已極立之廟學已定不可貶剝遂托其言以文蓋其學欲以儒名家其實乃牽聖言以就釋意實為釋家者流于儒家事業初無絲髮之補雖或做入細工夫與儒家内省處相近而亦大故疎濶簡率於儒家淵源趣味實迥然不同特不過只是山林一苦行僧道輩氣相所

謂聖門切已存養省察精微嚴密之㫖彼烏足以知之
而況含糊不明理之蔽其流弊必至于錯認人欲作天
理如亟戰殺毋以為忠忘君事讐以為義導學者于綱
淪法斁之域而不自知乃翾然欲以是而爭衡孔孟千
載不傳之緒亦可謂無知之甚柰近日兩浙間此學頗
旺緣有貴顯者倡之後進見不破樂於徑捷隨而風靡
識者葢深憂焉兹者幸獲憑藉威尊發揚德音極為之
剖析是是非非界分已瞭然明白雖彼數輩陷溺之深

已不可轉移而在學大小諸生及邦人在外之有志者頗多有感動警發已識邪正二路之由分而知聖賢實學不迷其所向有以正人心闢邪說距詖行於其間又接得四人若張應霆朱右李登鄭聞者專心篤志為理義之歸而四人之中鄭與張又已識路脈不差有可造道成德之望且因以種聖學于一方尤非細事是雖區區勞費唇吻之劇而不自以為悔也

答黄先之

某八月初經嚴陵不意為吏君及邦人挽留在人情事理有不容峻拒而走者遂將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大節目難曉處都講了喻大者舊雖造師門而後却為象山之學象山學全用禪家宗旨本自佛照傳来教人惟終日靜坐以求本心而其所以為心者却錯認形體之靈者以為天理之妙謂此物光輝燦爛萬善皆吾固有都只是此一物只名號不同但靜坐求得之便為悟道便安然行將去更不復作格物一段工夫去窮究其理

恐辨說愈紛而愈惑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乃即舜之所謂人心者而非道心之謂也是乃指氣為理指人心為道心都混雜無別了既源頭本領差錯其于聖賢經書言語只是誤將來文蓋名家多牽合已意不究本旨端的與孔孟實相背馳分明是吾道之賊只向日張無垢之徒楊慈湖為陸門上足專佩服孔叢子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作已易四千餘言只發揮此意無一句是此間詹郎中亦

號陸門上足趙復齋舊雖来往師門後亦從此學今都

下士夫多溺此學者皆縁以其學簡易徑捷見之不破

誤陷其中而不自覺此邦縁有人唱此苗脈士之有志

者多為薫染長者有顧平甫少者有邵生甲王生震既

落此圏檻意趣論議全别更無一字相入又却偏執自

是無可救正轉移者學中所與講貫只是係籍大小諸

生每日會聚講説必詳悉為之剖析聽者無不歎羡其

明白皆以為平生所未聞多有感動警發者邦人至是

始曉然知邪正二路之由分下縣傳講義去亦多有興起者其間亦接得三數人專心篤志為理義之歸無雜念為可望爾是雖無風動響應之效而其所以正人心闢邪說距詖行于此邦所補亦不淺矣

答潘謙之

某忝同門之末曩嘗竊窺間目久願切磨南北參商無由會合高山景行日勤仰止昨忽承華緘先施披味如奉面教顧惟先師文公已遠有大疑義無從質正黃寺

丞近又不起失此良友心傳本末誰與講明道在斯世凛乎可憂玆正吾徒所當用力交相勉焉日有孜孜為死戰計而不容有半途之弛者也然嘗竊謂聖賢學問無過明吾心身之理而已所以為理者又非可悠悠泛泛若存若亡半間半界須是見得親切端的見善真如好好色見惡真如惡惡臭然後于切已為得力而在我有受用處到凡遇事直如鏌鎁著物一觸便成兩片無復有騎牆不決之態蓋必如此而後為分明洒落每深

病其未能造此正有賴於高明鞭策之功賢者以為何如

答徐居甫

所諭家居為俗務所縈此非吾徒所宜病也日用萬事莫非天理所當然而人道所不容不然吾于其閒但順以應之奉天命而供厥職爾何者為當務而何者為俗務耶纔以俗言便理與事判易生厭射而不自覺其墮於清寂之境矣故以流俗為病則可而通人事為俗則

未可雅意以爲如何

答蔡廷傑

陳生来忽承教墨豈勝皇恐以令似之資甚朴茂而性亦開通又加以過庭日親嚴明正大之訓何患其無有造道成德之望但後生晚學始進發軔之初亦未可便責以必須知味必須踐實且當循循誘之驰入此路来便不迷其所趨凡所合當先闢底切要嘉言善行且須逐旋一一説與之知凡所合當先讀底切要諸書且須

逐件一一令講究過要耳目聞見常是此事心志念慮常在此途勿過急而廹勿太弛而忘至于日積月累漸摩涵泳之久一旦自能不覺忽然有警省處至是然後其中喜悅方可有趣味不惟喜之而又愛之嗜之盖不待為之鞭辟而駸駸自不能以止矣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之道也

答蔡廷傑二

所喻廷訓多為舉業之分此無足怪者時王之法以此

為尚生今之世未能絶俗高飛遠引安能舍此自是人家子弟常事所當習者但要之聖賢學問則此等伎倆工夫虚浮無根誠有病乎聖賢正大之意而聖賢學問實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葢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耀然從肺腑中流出自切人情當物理為天下之至文而非常情所及者故學者亦不必以此分厭懌在平居暇日當知本末輕重立課程爾如卓卓有志者只依程子月中十日之説自不為慊或未能然者每

日但分一半工夫亦可無相妨惟遲之日積月累之後至於有得趣味則必自知賓主而勇往不可禦矣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四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五

宋 陳淳 撰

書

答郭子從一

去秋承惠書并碑記文字一封議論一卷末及奉報便來再蒙教翰并書籍二封重疊皇恐某區區庸陋皓首無成師容日遠索居闃底與同門朋友又不相親無可

切磨而鄉間士習又陋不似仙里崇尚此學故後進絶無登門問津者丁丑歲因特試久留中都同門未曾相識者多得會面四方英儁寓輦下及朝行志向之美者亦多得相聚講貫此沓忝注朝士稍稍聞知又多遣子弟聽講至相挽留依戀幾不得脫身歸者頗覺中都士夫却多有尊德樂道之風但年来象山之學亦頗旺于江浙間其為説全用禪家作用是性一意為宗主而牽聖言皮膚枝葉以文之不窮理不讀書專静坐澄心自

以為涵養本源真有得堯舜周孔千載不傳之秘旨其實詖淫邪遁與周孔背馳無一相合葢真吾道之賊後生晚學看不破多先入其説朝之貴顯者亦多墮其圈穽而不自知兩年在彼頗極為之剖析是非邪正其偏執固陋不肯回者置之不足恤或所染未深因有警發而知所歸向者亦衆如仙鄉姚安道亦象山之學此後生妙齡美質志向甚佳頗勁勁自立但學無師友淵源只壁角鑿空杜撰不知從何傳授得此一門宗旨先蠱

其心初榮歸經過一見之頃亦未詳其為如此次年過温陵結親直造家講論意旨殊扞格不相入繼而自温陵貽一書頗自張皇說道理自是自專而其矜驕褊迫狠憤不平之氣甚盛溢于豪楮間已知其非遠器矣自後相見其聲臭不同之故更不復與講論如祠堂記亦只是後生時文之見捉摸所謂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者無日不講之乃揀極至之語為形容以此為一篇關紐處而主意焉其實乃大病所在

蓋聖賢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平時拳拳教人篤于下學只是做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底工夫何嘗躐等使遽造于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之地而安享其效至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又在于身已脩而充之爾非素無本領可以雜然妄進其極也繼又以敬之一說強牽挽附麗于其後意義殊不相屬外日温陵會次亦說破此病與之知未必當其意也使其享年學老而成亦不過只成就得一箇拗爾無足多道每嘗

竊歎世之學者最難得美質質既美又難得有志焉幸而質與志俱美而所學又不得門路無以成其質而達其志竟亦何美之有焉因是益覺伊川所謂三不幸之說誠為不易至論可敬可服林賢良草範之書極荷承教此亦英才美質度越流俗者恨不遇明師學無本源用心良苦與子雲太玄温公潛虛後周衛元嵩之元包同一律皆無加損于易後世聖道不明而英才美質無所成就枉入偏曲者何可勝計耶仙鄉多同門老成想

時有切磨之樂前年道間遇潮人說及謝教有書解自刻往未委是自著是編集因一書求之未蒙回答更仗吾友求本示及為幸葢書之為經最為切于人事日用之常惜先師只解得三篇不及全解竟為千古之恨自先師去後學者又多專門蔡仲黙林子武皆有書解閩皆各自為一家昨過建陽亦見子武中庸解以書相叅為說中間分章有攺易文公舊處過溫陵又見知契傳得蔡伯靜易解大槩訓詁依本義而逐字分析又太細

碎及大義則與本義不同多涉玄妙終不能脫莊列之習豈真知易之所以為易良可歎矣直卿去年過南康太守陳寺丞邀到白鹿洞講乾九三坤六二傳得本相似舉子時文牽挽之態發二爻大義本旨殊不出中間詞語又多病復不見所以為乾坤之變處今録去漫一觀直卿在師門最久傳得本末極為精備而其為說如此則真見之粹然者最為難也行狀後段必是渠筆此篇形容得文理俱到却穩善所欠温和一節誠如來喻

舊某叙述之文亦曰望之儼然而可畏即之温然而可親其接人也終日怡悅熏然春風之和而可挹事有所不可則其斷之也雷霆之威又厲然而不可犯乃其實也然其間亦有小小造語立字未穩處而後面近末說天文地理樂律兵機等皆吾道中之事自己本分著實工夫所以明明德體用之全止至善精微之極所係不可得而精粗者今乃結上文以道德却分析此出在道德之外離為二截似不相管屬說開了及碑記等文多

亦只是發明此理不可與騷賦又別作一等看此段更當脩刮純粹無病為善直卿前日在安慶有小不合當路者之意不欲顯然罷之姑以大理丞名起既在道則使臺章彈去而畀以祠禄非誠有名對之命得以從容于辭受進退之義也

答郭子從二

所論先天順逆之說太泥左旋右轉相滚雜終竟未瑩據說卦本語自古無人曉得字義直至康節先天之學

始說得出而啟蒙本義復用其說而詳之已甚明白矣如圓圖之左方自有乾一而後有兌二離三震四相次而生而卦氣則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至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是順數其已生之卦而言如順天而左旋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有巽五而後有坎六艮七坤八相次而生而卦氣則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至坤之末而交冬至焉是皆逆數其未生之卦而言如逆天而右行故曰知來者逆然推原易

之所作乃從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相次而生然後成六十四卦焉故曰易逆數也凡此所謂逆順其主意只是已生未生爲别而康節引天左右旋爲譬亦各就兩邊言之耳今不必拘諸家之說只管分别如何是左旋如何是右轉愈見礙也乾九三坤六二所云云須要見得兩爻本義端的不可移易處九三以陽居剛健而又健爲健之至故有終日乾乾之象以其不中故又有夕惕厲之戒然所以至健而乾乾者爲

何事聖人于文言申之以進德修業知至至之可與幾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大要不過致知力行兩盡其道而
已是迺所以為健而又健之實也六二以陰居柔順而
又順之至且居中得正純粹無偏故有直方之象然所
以至順而直方者為何事聖人於文言申之以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大要不過順守其正而已是乃所以為順
而又順之實也乾坤何為其如此不同也乾知大始而
坤作成物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而坤利牝馬之正先

迷後得是乾能創始又兼統其終坤則無始但有其終而已故致知非健則事物渾淪無以剖析是非力行非健則或作或輟無以造極二者兩盡無一強一弱乃剛健之至此正聖人純亦不已之事而顏子克己工夫亦足以當之坤則無致知一截事只敬義順守于其終而已此乃仲弓為仁之功視顏子大有逕庭知乎此則乾坤健順之辨自判矣此等工夫義理亦何有上下之限而渠乃以居下為言未免偏滯疎濶又止言力行一邊

而不及致知一強一弱何健之云甚大失聖人之旨矣以窮理言義又不相似窮索乃平日之功非裁度處事時之事也若曰觀理度宜則可矣又言乾之德業必本於坤之敬義亦有病乾之為乾果有資于彼乎是則聖人德業須有待於賢者功夫而後成矣曰如此則乾獨無敬義乎曰非也乾之為德業純一於誠無表裏隱顯之間所謂敬者自清明如神何有持主之迹所謂義者自從容灑落迎刃而解又何有裁度之為乎然人之資

質不齊學者自顧若無清明剛健絶人之資不能超拔為乾之事則莫若且用力於坤之敬義至于真積力久而不息無不利則乾之德業亦可馴造矣此又自賢入聖而合德無疆之地也妄議大義如此高明以為如何李推所作姚誌銘亦善美質不遂誠為可惜然其人已往無足深論姑置之大抵自專自是而不能虚心乃世儒之通患惟好自專自是則無復有進惟不能虚心則無可大受前賢多能以馭雜之資轉移為美德者皆由

不自是之故先生亦嘗曰某平生不曾自以為是而吾徒看道理又須要見得真是真非端端的的方為切已物有得力處不可半閒半界含含糊糊徇人情世俗相假借為隱忍回互之態不惟于道理有妨而亦心術之大病去年在桐城與李推相處多時見渠于是非白黑大故騎牆甚欠親切端的工夫所謂相觀而善之謂摩吾徒亦不可不自警勉也

答鄧子從三

承諭創行宗法可謂勇于為義之舉矣不勝讚詠且蒙
以宗會樓食宴堂之記為囑久未得暇去冬十月因撥
冗取禮經攷其法之所以然初只欲應命一篇然古人
宗法不可不敘其来歴與後人知之而其中法意曲折
浩博詳言之則動傷冗長有厭觀者約言之則又不足
發明大義安肯以警悟昏俗遂併作二篇庶幾少布露
區區以為名家扶持禮教之助爾既而成篇只依来意
所主歸之小宗為說而妻父再三道及豈可無始祖畢

竟始祖之祭終不可得而廢之也於是再玫所示諸文字得見来說所謂感族之始實自漳来此正禮之所謂別子者若知其名字或墓地名則當以為始祖若不記識則不得已以其下所得知者為之莫是今高祖而上所謂二郎者是否然所謂始祖之祭亦無甚重難按家禮祠堂章始祖雖親盡而大宗每歲率宗人一行墓祭百世不改因欲以是說再訊取雅意之可否而悄無鱗翼可附今只具數端于後惟高明裁擇焉

答陳與叔

承手翰并謝教夏商書二冊豈勝欣慰女訓之書極關世教得真本見示為荷某亦嘗恨此為世間闕典因編女學之書一帙以女妻婦母姑等分門類纔脫藁即為朋友取去已多年亦自不能存得一淨本今感兄之書覺節目亦切深竊敬仰林宰久聞賢名只等入郛一見而竟未能来也傳說愛民甚篤但亦空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盍南邑官錢浩瀚多是鑿空白撰為有司

者例許人告訐重為科罰以充解發今渠惡此等無名而不肯效顰誠是也然則無計畫可代其勢不能舍此若在已當之則自斟輕重適中民猶有分毫之賜今凡有當科罰處却不自當而推與三佐官為之冀其罪過不已出然佐官藉長官之命則肆其𢡖為害益甚此何異遣兵殺人曰此兵也非我也不思律中猶分首從輕重之别則在已果能逃其罪乎是本欲愛民而反為民病其心誠可矜而用處不達殊可悶也豈學問之當然

予恨不得一會面而扣其說也

與卓廷瑞一

某欲寓中都凡百粗遣皆庇之及此行雖于進取不甚利而因以多見賢者其為道義之益不淺自過莆見陳南康留書院講論其人胸懷磊落一持正論更無回互因出至之所為新作二圖并親書囑渠刋布一曰天道至教圖從太極兩儀五行四時四方以至四德五常四端相次排列其一曰天道至教圖說標出禮記至教至

德一條及風雨霜露無非教一條與仁氣義氣一條列於其首而為說于其後大意說君子法天從政如風動以教民善如雷擊以懲奸慝便及始為士而終為聖盡乎人而合乎天鄙見竊謂其圖是矣其說則未能與圖相應在我殊無本領所謂有用而無體且徒止於兩端而造聖人天德之路又失之急遽而太徑陳守操筆再三令某就圖上斫抹曰朋友切磋正要如此某謂鄙見姑論其理如此爾亦不必為太甚也又出黃文思孟子

說二十段大槩亦平正而說性處所引書及韓公說只
少委曲爾而至之有說極與辨正又將太極圖來讀其
旁註潘丈說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無極也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者太極也某謂無極之說是而太極之說
不相似也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於至極精微之地
而純乎無豪髮之差者至為難得最未可以容易下筆
也李郎中貫之在京口亦得一日之欵其人氣象端莊
靜重最能謙虛請益其他有同在師門而未及相識者

往往多得面會於中都亦一幸也

答卓廷瑞二

林仲載歸出示二書甚感勤拳之意傳守仁賢頗相親向詢民間利病其謙虚無我極不易得始見便囑以學糧事因上利病二十條皆學中僉謀公論非一己私説緣漳學糧號為天下豐羡數極萬餘又累政撥田添至千餘二三十年来因推官掌管無清白吏彼人户計獎減落租數今不登七千又累被姦胥盜用庚庫焦枯諸

生月分錢隔三四季無可支者寺丞之來邦人望之真如大旱之望雨始謁學日謂教與養不可偏闕甚有意為之整理因而採訪利病及集劄子上將謂便一一施行立見其效可以快邦人之望既而閲旬月後恬然悄然無一語信用大概近弊只在庫子吳深推厯司屈寧二胥盜用而監官受賂力為蔽護然至此而情態暴露昭昭不可揜此用剛斷之時吏當即就鞠官當即畋司庶可整理還復而依然待之如初纎毫不少動著意者

姿性慈祥之太過而剛斷之不足歟大抵恤民當以慈祥寛厚為本馭吏當以剛明果斷為先非所恤而恤則為惠姦而傷仁當為而不為則為昧理而害義亦準擬旦夕更入一劄少為裨贊萬一亦未知其從違之累如何未信而言聖人弗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自反亦不能無此咎也

答卓廷瑞三

九月間亦得葉友仲圭書道及夏間造李推處授室此

子資質甚頴敏可與適道為可愛而病痛之重亦為可憂所謂貪多欲速而乏研精覃思之功馳騖飛揚而無優游涵泳之實誠如長者之諭由其所師者節齋之學又別自立一家不純用文公節度如易解雖訓詁紬繹詳於本義而理義要歸未能遠脫王韓老莊之見而非有申明羲文周孔之旨則其所為教者必好蹦髙妙而鮮循序就實工夫所以從游沿習之至此向在仙里相見頗屢析而痛砭之及建上再遇却屏斂鋒鋩俛意信

向今頗駸趨實矣是其資質猶可與點化病痛猶可與醫療不固執專門偏陋之見殊可喜但恨隔越不復相及恐齊人一語之傳無以勝楚人衆說之咻爲可歎爾所諭仙里後進學者通患誠然但今世學者於頹波流俗陷溺至久之中忽知回頭去彼就此未可以規繩矩度嚴密責之須幸其抗志而來且與嘉接而循循誘之得他甘心俛首自去下功俟其入門稍稍有見則聖人宮牆內許多蘊蓄如千倉萬庾菽粟之富如千箱萬篋

布帛之厚如千積萬匝金璧之美便有一線路脈之可通而知自厲以求之鑽得一級則見入親得一級窺得一點則察又密得一點鑽益入而見益親窺益到而察益密則此身病痛自將愧覺悔悟懍然不能以自寧而檢點克治懇切更不容已自不覺其氣質變化矣若于始焉遽繩之太苛恐又沮人進道之心彼未得趣味且畏憚退縮不復進則聖人宫牆自此無可入之望而吾道轉為孤立豈不大可慮哉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陸麟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六

宋 陳淳 撰

書

答陳伯澡一

吾友天資粹淡最是近道而又立志於此曾用工夫已識門戶趨向矣加之妙齡甚富儘可著步第恨去冬面會只半日倉遽不及欵曲講論以發高明之見爾閒居

無良朋善友與流俗混處易墮得人先須堅立此志常以顔子有為若是者在念而自提撕以孟子未免鄉人者為憂而自淬厲不埋沒不退轉然後循序用工以副之其為工夫大要處亦不過致知力行二事而已二者皆當齊頭著力並做不是截然為二事先致知了然後力行只是一套底事真能知則真能行行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由知之者不真切須到見善真如好好色見惡真如惡惡臭然後為知得親切而謂知之至則行之力

即便在其中矣自古聖賢喫緊為人處皆在此就二者
之中言之則其最要又在格物上多著工夫格至也窮
至事物之理表裏灼無遁情如親到而見其然如大學
或問中程子所說格物諸條則其用功次第極為明備
至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又在主敬此又是日用
貫動靜工夫所以喚醒此心常存于此惺惺不昧然後
看理不散漫而知可精作事不差繆而行可達若分讀
書之序則須先小學以立其基址次大學以提其綱領

次論孟以玩其精微然後會其極于中庸此已詳見大學或問中且就此數書用功有疑可以書往復俟此等工夫既做然後後會合正訂未為晚也

答陳伯澡二

所示疑難冊子甚不易究索至此大槩亦多得之其間有未合處一一批其後更子細體認大抵窮理不要高遠只以集註為本平心看去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且循循漸進切問而近思

到五六番後自有見處非只一番便可躐等和高深玄妙都了也

答陳伯澡三

所寄論語疑冊子頗見日來進學工夫不易不易已據鄙見各批鑿於其下幸更思之但看文字非可只一番便要鑽研都了得聖賢精微嚴密之旨須至于再至于三而浹洽之方見得趣味源源而出然聖門事業浩博無疆而用功有節目讀書有次序初學入德之門無如

大學此書見得古人規模節序在諸書中為提綱振領處必先從事於此而論孟次之中庸又次之四書皆通然後胸中權衡尺度分明輕重長短毫髮不差乃可以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於是乎井井繩繩莫不各有條理而不紊矣不然泛無定準凡所考論非有成說今已讀論語成塗轍宜速了畢便著力從大學看起然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中間有許多年植立地基故就上發越精采有根著今已蹉過無如之何幸晦翁

先生自出一家機軸輯成小學之書皆是見成義理甚明直日用當務甚切要于以収放心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便可補填往前欠闕而栽培後来切用極有益於學者亦不可以為童習而忽之常置在案頭於朝夕之暇或取一觀焉則於大學不無所發此在大學或問中第一問之首段及末段說之已明須實按之用功乃見其非虛語也

答陳伯澡四

承惠書并疑問一冊見得日來用功懇切甚不易大槩不走失亦多有精確穩帖處但看文字須專一熟玩本文正意最不要支離牽引愈見駁雜晦翁平日最不喜人如此論語須以集註為正此書與孟子集註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等四書時時脩改至屬纊而後絶筆最為精密如論語或問之書雖云著之丁酉間年已高矣後來置之不脩未得為成書今細觀之時覺有枯燥處亦多有不穩處亦多有失之太甚處比之大學中庸或

問之書大不同若姑借之以叅訂集註之所未詳則可矣未可全按之以為定論也凡所講究只專依傍集註為之準的則非惟大故得力而路脈意義亦自不差矣仁字看得亦已近傍更須熟玩時時勿忘須到胸中洒落無纖豪窒礙處則日用動靜無非此仁卓然呈露矣

答陳伯澡五

所寄雍也冊子講究得頗精密又路脈認得已定不走較之前冊子又大勝矣此後已無多接續早終之為佳

道雖浩浩無疆而升高自卑陟遐自邇但將路脈不差又加之不息之功則循序漸進自有可造之理更望勉旃仁字此冊看得已稍親不似前之泛泛文公有仁說二篇莫須已曾見否一篇誤在南軒文集中一篇近方得温陵卓丈傳來此二篇及克齋記說較親切可以此為準則而體認之自不差矣

答陳伯澡六

姚省元過温陵便道見訪得欵曲兩時辰講論柰少年

方入門庭遽攫大名於路脈未有定準且復不能虚心
洨信循序致力尚有疑乎格物工夫之為外而且煩又
有眷乎陸氏學問之為得而非偏彼時隨諂為之救藥
未知其果能釋然與否若其歸也必再胥會當極與之
痛切剖析使之邪正大分明白不然則恐亦不能保其
一於聖途之適而無差也大抵吾儒工夫有節目次第非
如釋氏妄以一超直入相誑眩須從下學方可上達須
從格物致知然後融會貫通而知與行又不是兩截事

譬如行路目視足履動即相關觸即相應豈能相離偏
一廢一若瞽者不用目視而專靠足履則寸步決不能
行若跛者不用足履而專靠目視則有空勞望想亦決
無可至之處陸學從来只有尊徳性底意思而無道問
學底工夫蓋厭煩就簡忽下趨高者其所精微要歸乃
不過隂竊釋氏之説以為聖人之藴確然自立一家牢
執不可轉移最為害事初學見識未定看之不破只當
以此為警而何可惹著學者大患最是不可先立意見

橫在肚裏執之不化若然則中已梗塞後來之善更不能容是自入頭門路便已差却更何復望其有睹于堂奥須是虚心平玩優柔饜飫然後聖人之意可以有得而步步踏實工夫不枉矣吾友却無此等失然亦不可不知也吾友攷索路脈已自不差更望疊疊加功早畢了論語即又從大學看起大學既畢復温論語意味又别温論語又畢則基址已自稍稍立定然後從而開廓之以孟子自不復難而亦時有洒然之意矣續後方以

中庸會其歸則聖賢緼蓄事理本末精粗深淺皆可瞭然在目而胸中權衡尺度無星毫分寸之紊矣至是然後可以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而皐益伊傅周召大業亦自不離乎其中矣此文公先生所示學者次序決不可移易決非欺世誤人者而姚學諭却不循此兩年來先專從事於詩李探花持書析之謂其何不先從大學看起姚却引聖言興於詩為據而固執其說時併舉以講訂某復語以文公四子之序須著如此用工渠有

難詞似此等意見便與聖賢天地懸隔若久而不改雖
曰篤志恐散漫而不淪無乃空自苦是猶却行而望及
前人萬萬無是理吾友其亦戒之哉其亦勉之哉

答陳伯澡七

論語看到何處早畢之為佳一書既看得精則他書亦
易山谷所謂精于一然後諸書則亦得其精正此意也
大抵道體渾浩非可以一蹴到而聖門事業宏博無疆
又非窺見一斑半點所能了也求之有次序而入之有

等級須一一實致下學之功以體會之但上等明睿資質用功快易到處從容迎刃而解故不大勞若在尋常學者須鋭情苦思循序以求之不能兀然安坐望其自至若於四子既融會通貫則理義大體在吾身心已有歸著更看一二經傳參質歴代諸史是非得失皆粲然如燭照星列然後可探天地之全施諸用而無阻此乃聖賢大業非真篤志者不足語此吾友進之有方矣其幸勉之哉

答陳伯澡八

所示論語說二册子其未安處已批鑿其所已是處亦未可便以為足異時再復温繹趣味源源又别也講究理義須是一日明白一日一日簡潔一日一日親切一日方為有日新之功未可偏滯在一隅而不之進所諭洒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為難曉此亦何難曉之有蓋是其然者洒埽應對之事也所以然者洒埽應對之理也事者人事也理者天理也理不外乎事之中而

卓然于事之表然必從事其事節文纖悉無所不究而後理可達也未有不了其事而能得其理者也至大學或問中所謂當然之則者其事之理也所以然之故者即理之根源而以天所命者言之也格物窮理須且就當然之則處熟看所謂當然之則在日用應事境界正為要切其節文淺深疏密精微曲折有多少事在一一見得碓然定準各有條理不容少紊然後就上更進一步究其所以然之故則自釋然於心目之間不難曉矣

故理義中所以然之故者實不難曉而所當然之則者最未易究學者毋患乎不難曉者之未能曉而患乎未易究者之未能究曉其所不難曉者之未在所急而究其所未易究者之最不可緩但當循序用功俛焉日有孜孜而已不可忽畧於此而注意于彼也某向来得先師親授以根源二字之訓謂窮理須到根源處方確定當時在郡齋亦未能曉到別去後方即其言而推詳之有數段子去請質即已深契師自書来印證以為看得

甚精密而廖丈不知其由反以為疑而立論排之反復不置亦感其下學篤實之助而于原頭終未瑩看理為不盡也今録去段子以此例推之亦可觸類見矣所諭仁字未能釋然此亦不難曉仁只是此心天理生生之全體天理二字除不得一个生字亦除不得只如此認定看自直截明潔親切其他則以此旁通曲暢無不是矣但欲真知而實得之則未易能須體於身心工夫純熟遲之十年後亦未為晚也

答陳伯澡九

姚省元初間經過日議論煞不合後来因便寄一書只詳日前所論意旨大抵皆平心講貫之辭不意渠甚咈不得答書来悻悻不平之氣盈溢楮幅閒甚作怪殊可笑原其病在於一魁容不得不知此乃世俗軒輕事何足道而横肚裏不化只欲伸於人之上而不肯屈於人之下在吾儒真講貫義理一點俗氣使不得便昏了義理不見得是非之真及裏面無窮之趣看来乃江西流

派確然欲自植立一門戸無可挽回者議論殊不識深淺輕剥儒宗妄自尊大欲獨步斯世亦縁是未曾深用工夫未見得滋味之故若用工深真得滋味之人自終身竭鑽仰之力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做不徹何敢肆輕無畏何敢率易妄措一辭可歎此學甚難亦見真用力之難其人謾知之以為警戒矣

答陳伯澡十

某平居里閈不曾將此理為人説以其非是趣味相同

言之徒為強聒而無益焉爾大抵今之讀書為儒者通
一世皆是學舉業之人自兒童學語便對以屬對既而
少長雖次第讀孝經論孟詩書經莫非為舉業之具越
十五成童至於二十成人所謂舉業語言已盈耳充腹
纒肌緻骨渾是世俗一機變浮華之人矣於是時而忽
有能悔悟起而從事於聖賢之域而其心度意趣終是
東於故習之慣若固有之而不能忘至于談賢論聖乃
欲以是而辨是非斷可否反自謂真有得乎聖賢精微

嚴密之旨不知依舊只是目前穿鑿粧綴之私非惟不足以得理義之真而與聖賢相背馳而去之是亦良自誤也已故凡今之學者如欲有志于聖賢之學須是屏除舉業一切新奇意見放下世俗一切人我態度脫然一意於此從頭逐句逐字一一子細虛心以求焉一字亦不敢自是而必細攷其義之的為何訓一句亦不敢自專而必平玩其旨之的為何歸是雖無驟升頓造之功而循序孜孜日積月累寸便真得其為寸尺便真得

其為尺日進不已聖人堂奥自是亦有可造之漸矣此是真實學問工夫豈泛泛焉窺高躐遠輕自大而卒無得者之所能知也

答陳伯澡十一

相别又許久做得甚工夫道理須要看得端的不可只略略見个大意便了是是非非須如好好色惡惡臭恁地真切確然不可移易方為實有得于已方始分數占在強邊方透得大學誠意關方到得孟子居安地位方

有牢固得力處方駸駸日進不可禦方可保成个人免禽獸之歸若只依稀略綽不解端的是非美惡半間半界茫然不定在平居無事未接物時猶未見做病若到應接事物忽臨大利害境界有大可羨可嗜及可駭可懾便不覺爲之潰亂變動忽或墮於非人類之域而不自知矣到此又反成大姦慝從前許多功都掃了不復見有分毫之益都成枉費心力是豈不甚可畏也是豈不甚可戒也然欲到那實得端的處非迅速用功者不

能而非悠悠度日之可得也幸更勉之非細事也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六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七

宋　陳淳　撰

書

答陳伯澡一

所示問目二冊治行忙甚兼年来精力覺退目患常作視力短不甚耐煩撥冗看過據鄙見批鑿去可詳之大抵讀書之法先須逐字逐句曉其文義然後通全章會

其旨歸文義旨歸既通然後吟哦諷誦優柔饜飫以玩其味其中之底緼虚心以察之切身以體之要使本章正意大義爛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逐章每每如此相續然後意味浹洽而聖賢精藴可見必至於理義昭明如在面前一扣及之便如自胸中流出方為實得而謂之已物況如四書者實後學求道之要津幸文公先生註解已極精確實自歷代諸儒百家中磨刮出來為後學立一定之準一字不容易下甚明甚簡而

涵蓄甚富誠有以訂千古之訛正百代之惑今學者即
此據依不支不蔓而直從容於聖門之入以全其降衷
秉彝為成德之歸非以資談柄也今吾子之於四書姑
只通其文義便以為足而自任更不復究其中精蘊大
義便一向就枝葉皮膚偏旁迂曲閑慢零碎去處逐一
精粹苦索要無一之不知如語孟或問乃舊作為已棄
不脩之書而必著意惟恐一字之或漏中庸集解中所
不取諸有病痛等說亦必注心不容一字放過而集註

章句微言至論可玩味處却草率過了是何耶夫窮理固在乎無所不通然亦須當務之為急先其所當務而後其所可緩到理明義精田地則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一切是非白黑自無遺遁何須先以瑣瑣為急當講者不講而講其所不必講合疑者不疑而疑其所不足疑不借他言語以看自家道理而急於攻彼之短不因他不是以訂自家是處而專於外面馳逐葢自始講學以來便有此病合下亦屢説破而竟不相信廹今莫能少

叹而此病尤甚看来吾子所學只要博物洽聞為司馬遷揚雄諸儒者流而不欲為聖門志道據德功夫殊不入顏曾路来竟不知其果何謂也此理昭昭天地間亦在人自肯難為强聒不知吾子所志果何如古人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又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今吾子不切不審而雜乎其問不近不慎而泛乎其思長編大帙不論精粗美惡都一衮来浩浩瀚瀚是乃博問而遠思無乃欲夸多鬬靡姑託此以為

虛礬之媒乎殊非朴實頭作工夫若一向如此不早自省覺回頭就實吾恐終於散漫無所歸宿至是境界雖或知悔其功用之錯亦噬臍無及矣今不說破此則區區不能逃誤人之責說破其誤而不肯信歟是乃所以為自誤而非區區之預也所諭質疑陸續此何期限之拘能時嗣音得見進學次第為佳但須更請平心直道看文字掃除舊習濯出新見取其大節目關於天理人事之實端的有疑不通合講貫處相講貫則庶幾拙者

得以効區區之愚不為枉而賢者因以獲切磨之益不為虛也

答陳伯澡二

承示論紬繹集註之説甚善聖賢精藴非可以獵涉取固朝夕所當優游玩味者但此亦温故之常法若專一區區於此又恐窄狹了有如博覽諸羣書亦當趂後生精力且勇猛經歷逐件打破一過俟他時重温習旋旋做細密工夫方可情節諳熟而議論確定非素未嘗經

可以一朝驟然者也中庸擇善之功自博學至篤行其目凡有五皆始終表裏相為用而不可偏以一廢者幸更勉之大抵聖賢言語似甚平常皆是發明至道精微以示人然亦無他玄妙奇巧特不過人道日用之實斷斷乎不可者盖深慮斯人之迷茫不自知而為飛走禽獸之歸爾今讀其書亦不必過用心求玄求妙於杳冥昏默之表特於人事日用間以聖言一一切身體之須至于一一見得確然不可移易當然不自已實為吾身

中物事則是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洒落百鍊不爲之磨九死不爲之悔其中固自有所謂快樂所謂玄妙者只心知獨悟而非他人所能與者夫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然亦豈尋常苟且所能到哉是誠不可以不勉焉者也其母以常而忽諸泉城與諸友講論文公所答胡廣仲書卷子已隨段批鑿其旁幸更詳之

答陳伯澡三

某守拙如昨無足言者多時不見賢者講貫之来豈勝

馳想大抵講論不接續則無以知進學次第而施其與共適道之功不審許多時做得甚工夫見得又如何溫故者既熟則新得須源源而出新究者既廣則舊見須印證而益精若溺心偏旁闕末則大道正義將窒塞而曖昧以一斑半點為足而自限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將無由而前窺故過屠門惟膚骼之是嗜則肥腯大胾無由可知其味入酒肆惟糟醨之是慕則馨甘醇酎無由可識其趣不游滄溟之心則無以觀大水波瀾之壯

而知天下萬水之所會不登泰岱之顚則無以據大山氣勢之雄而知天下萬山之所歸其未識蹊逕未做基址者誠不足以語此若可與之語而嗇焉不之及則又非忠告善誘之道而心之所不安也賢者以為如何

答陳伯澡四

承示及疑難冊子又槩看得已詳細精密不勝嘉歎所謂讀書須就字裏究其底蘊者非是又別有世外一種幽玄道理也亦不過人事日用間聖賢道體昭明不覺

流出言語以教人其為言似甚平常而莫非妙道精義所存今若只就皮膚枝葉偏旁閑末處理會則恐枉用心支離而失却其中之底蘊為可惜中前一書痛及此者葢為是爾然所謂妙道精義者亦非區區談天說地窮高極深之謂直不過將聖賢言語就人事日用之實參質考訂其理之為如何是非可否淺深踈密精微曲折講之詳則見之益明體之熟則用之益精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

少工夫固不可以支離而失亦不可以一斑半點而自限如入大富家循牆而走者固不足以窺大富之藴既由其門升其堂矣却不深歷帑廪府庫以徧閱萬寶之藏而直欲安據壼奥端坐堂室以享大富家之用亦恐指揮不克以如志也是可不勉乎哉

答陳伯澡五

外日所寄冊子説得已精密甚不易思索至此豈勝慰沃大抵道理看得大槩已定無甚走作更可推廣看去

成己與成物理本一而分却不同所以施諸人者固不越自身底然界分廣則施益廣事緒繁則應益繁其間綱條節目法度典章淺深踈密輕重曲折非可以一律齊若不講究一一通明透徹則出門舉足便有礙一步不可行孔子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詩有文公傳猶可依傍本子看不差其他經無凖則正要自著工夫如書乃帝王所以施諸天下者其政事功業如彼之光明正大皆是大本處堅緻深厚故大用流行無所不通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皆人事日用不可去者其纖悉詳委是多少品節尤非可以糊塗周禮又周公經國規模在焉乃周公之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撥亂世之規模在焉乃孔子之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以不盡心觀萬物流行而後知洪造之神萃衆材結屋而後知大匠之巧妙道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穿過來無一之不周然後為聖門實學萬理須明徹於胸中然後可與語孔顔之樂將此身放在天地間一例看與之並立為三才須明三

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量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己物若拘拘只守一隅道理偏著在一己則寡陋淺狹孤單枯燥是乃一夫之小善何足以言道何足以言學未能深著工夫而見理未定者亦未敢與語此已識路脉有基址而不與之言則又限人之才為可惜惟心志不以小成為限而俛焉孜孜實區區千萬之望也所論精微底藴底工夫大槩

亦得之然一字有一字之緼非可專泥著一言片語下皆求必盡得為拘誠以聖人一言片句莫非妙道精義所流行果能優柔饜飫融會貫通則聖人大本全體自可得而見不待扣諸人而瞭然更無餘緼矣子上語録不止説本朝典故兼有問理義大節目處未必經文公親改向見朱寺正以遺亡為憂面囑求之未知廖本所傳者是此否能示及亦佳

答陳伯澡六

所喻仁體周流無間已曉悟無疑甚善甚慰但求仁須有克復存養實工夫以副之然後與之相為周流而無間如一視聽非禮則仁便息於一視聽之下矣一言動非禮則仁便息於一言動之間矣居處一不恭執事一不敬與人一不忠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中稍有一節目之或不謹則仁隨處處當下各便為之間斷矣亦復何能與之周流者哉是固不可以不周匝其功也太極卷子各隨段正訂附回但此等未到處不必苦苦勞心

過求外索當反之吾身日用人事之切處一動一静葢莫非太極流行之實非大著下學工夫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等爲虚談終非實見亦安得存養而實有之將恐復墮於莊列之塗而不自知矣須從博文約禮工夫兩盡至到合聚成一个渾淪者在我然後太極全體方爲已物方可以言大用而有扶持人極之功此乃聖門實學工夫甚穏當決不差誤人惟篤信者勉之

答陳伯澡七

所喻看書課程得見日來進學次第甚喜甚慰書無文公解固無可依據然有典謨三篇說得已甚明白新切精當非博物洽聞理明義精不及此正可為後學讀他篇之樣雖他篇茫無定準便正是學者所當自加功著力磨刮此心之鏡處外諸家解文公惟取東坡得解之體及林少穎說堪看然二家之書非謂一一穩當無病更在學者精於考覈而去取之今來冊子雖講究得詳然大抵有躁迫欲速之病而無沈潛熟玩之功未甚得

觀書之法書不比論語論語乃聖賢暇日講說理義章句簡約又有集註指南直就章句深探力取可以無走作差謬書乃帝王施設事業正是聖人用處大篇大套有出一時之言有非同日之語有記數年之事有纂數十年之說有前後相反而相應有彼此不相干而相涉上下數千載治迹萃為一編一代有一代規模氣象為體甚浩博文難於分章非有臯益伊傅周召胸次未易諳悉得當時人情事理精微曲折在學者今只得且順

本文通其訓詁理義平心看去未可輕立議論看了一
番又一番反覆玩味優柔饜飫至數十番後便有見得
其中道理有入門路到得裏面又就中益加熟味則自
然貫通融釋是時方可有端的真見處如文公語孟集
註初頭遍閱諸家說或一兩段或一兩句或一兩字可
耳皆抄掇來盈溢一箱中然後又旋旋磨刮剪繁趨約
末稍到成个定本凡幾百番經手頭過今方乍讀之始
於一閱之際便欲淩而深之句句字字求為一定不易

之則以括盡千古之情如入人家方入第一門限便欲覷了室中之珍藏如登高臺方登第一級便欲覽了頂上之奇觀恐不免於躐等而徒勞方將何以遜志而有得況遇制度名數稍磽确處却又掉了此等無非理義所寓於輕重踈密之間可見古人心術纖悉處正後生氣力強時工夫可了辦乃厭而置之不幾墮釋老空無之病而不自知乎其於此書亦未能有工夫到一一見得確定不易處每恨不及請質師門正望賢者用功有

相發之益爾

答陳伯澡八

去載承書痛悼内助之失并問喪一冊未及奉報八月初忽陳秋来説變故甚為驚駭且恐風傳之誤今承来書始知曲折倍增傷痛雖屬纊不及親侍為終天之恨想是時得九叔老成凡事處之周至必無遺憾人事變化不常修短禍福有數奈何只得以順處之勉從大事更不作慰書東禪林穴想必佳葬地惟以山勢環抱縝

容藏風聚氣為上方可久遠無患南中土薄水淺穴內不可鑿太深其兆域亦不可深今人多只略淺開兆域遂依山結塚其封土大半傍山所起頂處不甚高甚為穩耐久不崩墜也家禮所處穴中式在上四州出石灰處可用在下州不出石灰處難行蓋緣石灰和細沙黃土久後結成石片若蠣房灰不堪用此式只得從鄉俗用塼結壙為善或從隧道入則上純用磚作窿穹勢如城門様或欲直下則只用厚石版葢之皆可如晦翁薄

版之制內蓋乃以承松脂勿汙棺外蓋以隔石灰勿與松脂混渠大要在堅築石灰二三尺之厚異時化石則為金石壙故無用厚板隔恐板腐又反成不實然在旁便可堅築終是上面難於堅築只待輕旋踹實所用酒灑却最易實在吾鄉如何拘拘此等制耶葬者藏也要為耐久之計如四外用灰一說在全塼壙能依用之使東周匝極佳蓋灰槨木根只患貧者無力可辦則無可奈何爾明羆温公儀及家禮已備載之鄉人或作小

土偶不用木刻然須是於壙外別坎藏之世俗用紙作人為屋宇等雖大小不同亦是明器之遺但此等無緊要處合官品與不合官品無足論若苞筲甖甒等須依制行禮豈可用紙糊晦翁儀雖具明器而答書又云某家不曾用某向來治葬亦不用此只用筲甖等藏之別室所處朝祖已得之所謂告遷祝詞只直詞言之可也

慰客之禮鄉俗用酒不特莆俗為然自泉而漳此風尤甚舊嘗以正禮語人人每以為難行及某兩遭大變來

慰者一屏俗禮遠客只以素食餅麪等待之及至山頭會葬賓客只用麪飯與之飽喫而去始終絶不用酒於是人始信之士族多相倣效亦有不能純用而間以俗者亦有以山頭祭餘多不敢犯禮只於親賓麪飯後分與荷葉包去而已俗禮最為害義豈可顧俗論而不忍拂之耶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七